



难忘的记忆

——云水谣和魏敢相 ①朱锦河

就不再弹了,坐在我的对面和我一起喝茶聊天。他告诉我他早年参加梅林公社戏班,因为出身不好,文革运动中受到了冲击……他还把他写的一首词写出来让我欣赏,上半阙我忘记了,下半阙是这样写的“福也盼不至,祸

视,不经意中看到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《中国民间生存实录——戏班》报导的正是南靖梅林长教和魏敢相(不知道什么时候魏干湘改成魏敢相了)我眼睛一亮,没错,眼前播放的正是当年我工作的地方和我认识的人。那古



也愁难送,明月清且纵歌,乐取一身松。”那年代,望着这个有才又饱受委屈的年轻人,我又能说什么呢,只是安慰他几句,祝愿他能够琴声、歌声相伴,身心轻松罢了。后来,我调到山城工作,再后来,我又调回平和,一别就是四十多年,虽然彼此再也没有联系过,但那天晚上与他聊天的情景和那首词依然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。2003年的一个晚上,我在平和家中看电

视,不经意间看到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《中国民间生存实录——戏班》报导的正是南靖梅林长教和魏敢相(不知道什么时候魏干湘改成魏敢相了)我眼睛一亮,没错,眼前播放的正是当年我工作的地方和我认识的人。那古

初夏,我约上几个要好的同学,带上早已复制下载的U盘,搭上开往南靖云水谣的公交车,去追寻当年的梦,当年我在那里工作的人和事。汽车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行驶,两边车窗不断掠过巍峨的山峰,深涧边的苍松翠竹、错落有致的茶园和若隐若现的村落,记忆的闸门打开了,四十八年前的情景仿佛出现在眼前……1970年,我被调到南靖长教工作,在官洋小学任教,于是便来到今日的“云水谣”。当时学校就设在一个祠堂里,没有教师宿舍,我们几个外地教师被安排在官洋溪那排古老的店铺楼上住宿。我们的宿舍就住在大队合作医疗的隔壁楼上。从窗口望去,可以看到大半个长教景色:千年的溪流蜿蜒曲折,缓缓流淌;古老的榕树冠亭亭如盖,遮天蔽日;路边摆放着光滑干净的石桌石椅,供人歇息纳凉。河边有一块全是用鹅卵石铺成的空地,据说以前的圩场,外来的客商和当地的农民,就是在这里交易农副产品和外来商品的。溪对岸那边便是坎下村,古老的怀远楼和长教中心小学那两排低矮的教室尽收眼底。时令正值深秋,山坡上草木枯黄,田野一片静寂,霜风渐起,让人感觉几分寒意,几分惆怅。

在官洋小学工作不到一年,我又被调到梅林中心小学任教。这里的条件相当不错,有一座很大的教学楼和一座宿舍楼。学校就座落在梅林溪畔,溪水潺潺流淌,两岸梅树成行,冬末春初,星星点点的白梅开了,微风送来缕缕清香,沁人心脾。这里多是本地教师,外地教师只有我们几个,每到周末,本地教师都回家去了,学校里显得空荡荡的,只剩下我们几个外地教师在学校里呆着。那时交通还不发达,车费也贵,外地人一学期只能回家一两次,每个周末只好留在校园里了。一个周末的晚上,月光如水,我在楼上弹了一会琴,甚感无聊,正想到楼下操场上散步,这时,本地一个青年农民来访,于是在办公厅接待了他。这个农民穿戴很朴素,二十来岁的样子,皮肤有点黑,不过两眼挺有精神的。我请他坐下,给他倒了杯茶。他告诉我,他叫魏干湘,是本地的农民,晚上清闲来学校玩。他和我寒暄几句后,便提出要玩办公厅里那架风琴,我同意了。在学校里工作的人,对于风琴早已司空见惯了,而他却仿佛见到什么宝贝似的,小心地翻开琴盖,轻轻地按着每一个键,仔细地听着每个键音,神情是那么专注,我心里觉得有几分好笑。他弹了好一会儿

绿色的天堂 (组诗)

①吴国辉

引言

天堂不是人造的地狱也不是而土楼——这让人连声 miracle 是无数罗圈腿 哼哧而成的

一

怀远楼瞪大眼睛望河洛 中间多少崇山峻岭阻隔 齐云塔用饱经风霜的手 扶住裕昌楼倾斜的廊柱

二

塔下没有塔 迢迢北去的小河 用雪亮的刀子 将古村落铸成太极的两仪 一只萤火虫从荒冢飞出 伴着微风 忽高忽低 起伏明灭 喧嚣成不朽的雪英桥



简喜梅 摄

三

田螺坑没有田螺 一坵坵茶园 将云雾切成千层糕 不甘示弱的燕群 一圈圈地啾啾呢呢 聚拢成四菜一汤 惊动五角大楼

四

古榕撑起绿色的天堂 耀耀的小眼,闪烁的星星 光滑的卵石,赭红的土墙 山越发挺拔,云越发清瘦 善解人意的流水欲说还休 当我们沿着节高的藤衣 笋生到生命的制高点 八把撑开的绿伞 在云水中飘摇

五

诺亚方舟从远古驶来 把长锚下破于绿色的大海 微风用神话的方式 轻解哪吃的红肚兜 初升的旭日再升于幽深的古井 当炊烟茫茫成大海 方舟再次扬帆起航

林子昊 摄



田泥饭

②罗龙海

小时在家里偶尔可以吃到大米焖煮的咸饭,咸菜饭,包菜饭,芥菜饭,芋头饭,花生饭等等,只是机会不多。吃上大米掺杂其它菜项焖煮的咸饭或者面条,我们那时管这叫“改膳”,比如亲戚远道而来,或是家里碰上难事请人帮忙的时候就会借机“改膳”一下。有一次,父亲把一房间钥匙弄丢了,房间门打着打不开,如果直接用刀斧锤掉,那就等于废掉了一把锁,再买新的,就得再花钱。家穷,浪费不起,就只好请来圩场的修锁师傅用专业工具细心撬开,再将锁修复,再重配了钥匙,弄到半夜。那是一个夜里,活儿弄好之后,母亲麻利地焖了一小锅艾草饭答谢人家,大米下的不多,艾草叶加多了,明显有苦味。

有一个固定可以吃到米饭的时候,那就是夏季收割水稻的日子。因为劳动强度大,每当这时候小队队长会以小组为单位安排大锅饭,就是现在盛行的咸菜饭,每个劳力一大碗(盛汤用的大海碗),目的很简单,就是吃米点饭填肚子、耐饥饿、好干活,用当时墙上的标语说的就是“鼓足干劲,力争上游”,尽早完成公粮的缴交任务。大锅饭轮流在几个看上去较为干净宽敞的村民家里煮,我好几次被父亲派去打饭,小心翼翼端回家里,一家人再用汤匙分了吃。有一次大锅饭是在我叔家家里煮,掌勺的叔叔在给我装饭时,看见灶间里的几个人都是自家亲房,就用锅铲迅速使劲压实,面上再覆一层稀粥的,——大家心里明白,锅铲那么一压,等于多装了一碗饭。收获季节一到,除了小队的大锅饭,各家各户这时也纷纷将谷仓里的余米拿来焖咸饭。

水稻收割后要紧接着播秋季的水稻,水田一整好就抓紧插秧,因此整个村庄的人们都很紧张,整个小队的田地分片犁耙,有养牛的各家各户抽签决定。有一年我家抽到长山窠,那是我们小队最远的山田,各村小组的层层叠叠的梯田从山下一直连到山顶,我们小组的在最顶上,跟着牛的脚步悠悠悠走到山上需要小半天,因此中午饭必须自家想办法在山上吃。“十岁上,大人样”,我年纪小小就扛着“两瓜子”(两齿耙,小型轻便的农具)跟在牛屁股后面,赤脚走在山路上。

在山上,父亲犁田时,我先是拿镰刀割一些鲜嫩的青草,给牛准备美食,然后再挥着两瓜子把父亲不便犁到的田边角翻过来;到了耙田时,我的裤管高高卷起,两瓜子和脚丫子配合着,把水田中隆起的田泥挖得分散、踩踏、刮平,特别要把扎堆的回田稻草分开踩进田泥中,浸泡在水里。我那时人小个子矮,用力不知轻重,两瓜子扎下去,田泥浆喷起来,溅得我满脸满身都是泥水,长年泡在水底的田泥翻转过来时,会飘起一股浓重的土腥味,混合着农药味、腐草味直冲鼻尖,挥之不去,久久不散。

中午时分,大哥用菜篮子挑着咸饭来到山上,一头是一铝锅煮水地干瓜,那是午后开工做点心的,一头是一铝锅的咸饭,那是正餐。大哥把饭放稳在田埂边,转身就回去了,他有他的活儿要忙。

那片山田,我父亲第一天犁了一天,第二天又耙了一天,我在山上连续吃了两天的中午饭,前一天是花生饭,用花生仁焖的咸饭,第二天是蒜葱头焖咸饭,两种咸饭都是咸饭中的极

品,那真是闻着香,吃着香,梦中回味依然流口水的那种香,留在记忆深处永远无法抹除!父亲说:“乌鸦不留隔夜饭,有多少吃多少,但是我们种田人那里敢这样?只有到农忙收割的时候,丰收已成定局,新谷晒在稻谷场,家家户户才敢敲着米缸焖个饭”。

那天中午,父亲叫我自个儿先吃,他还要给牛卸犁或耙,牵到有泉眼的山田一角喝清水、吃稻草,然后再从田埂那边缓步过来一起吃。蹲在田埂上,我端起碗,两只用浑田水洗过的小手还散发着田泥的丝丝缕缕腥气,混在饭香中,分不开,一口一口全混进肚子里。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,你要说我土,我还真就是土,掺合着土腥气的饭香,这世上会有几个人吃过?!饭香味,流淌在我血液里,让我健康成长;土腥气,渗透在我骨髓里,教我实干做人。

那时候年纪小小不知道什么叫“外面的世界”,没有比较,就不知好歹,无所谓精彩与不精彩,以为农村人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,辛勤劳动、汗水付出就有饭吃,生活就是这么简单,纯真的心里还没有植入“辛苦”这个概念,当然也就不会感觉一连几日的劳动有多苦有多累。

大中午的山上,我和牛的距离不远不近,我吃饭,牛吃草,我在田那头,牛在田那头,我吃得囫圇吞枣,牛吃得悠闲自在,这种山田为餐桌、青山做屏风、对牛成三人、山泉奏乐、鸣蝉伴唱的饮食环境,这辈子,能有几人享受过?

“青汗流就不怕饿肚子。”吃饭时父亲眼睛盯着我问:“吃得下吗?”

“能!”我头也不抬地回答。

“种田人吃饭就是这样子,吃的是田泥饭。”父亲意味深长地说,“你年纪还小,如果吃不下,你自己要知道该怎么办!”

饭后,父亲掏出烟袋抽烟,眼睛盯着他整过的水田出神,我也坐在田埂上、靠着田边一棵大树闭目入睡,打瞌睡,饭香从肚子里涌起,通过喉咙和鼻孔涌出,从里到外把我再次淹没。



黄淑彬 摄